应昌旧宫

■民国 王枢

应昌道上西风急，
河远流长曲折通。
故老犹能觅遗址，
鲁王城里鲁王宫。

赏析： 涟漪

诗人王枢学识渊博，也许他更懂得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在任经棚县知事期间，不但赏玩于自然山水间，还遍访人文古迹，对每一处古迹的渊源了如指掌。《应昌故宫》这首诗采用抑——扬——扬——抑的写作手法，让读者跟着诗人的思绪跌宕起伏。

王枢游历的应昌府遗迹位于今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湖南岸2公里处，是元代蒙古民族在北方建立的具有代表性的草原城市。寻访当天正直秋风萧瑟，故用“西风急”开篇，也暗含了应昌府作为蒙元时期军事要塞的重要性，又引出了元末明朝军队攻入元大都北京，元惠帝率大臣、皇子、众嫔妃离开北京，退到上都正蓝旗，又入主应昌的闪电速度。此时诗人似乎看到了元惠帝带领一干人等乘蒙古铁蹄马绝尘而来的场景，这并非是征战而是躲避甚至可以说是逃亡。古道西风，山河悲壮，应昌府也因为元惠帝的入驻，成为元朝末年的首都。

诗的第二句由悲转喜。应昌府四周沃野千顷，云雾低回、溶石错落。诗人沿贡格尔河寻迹而来，那青黄的流痕蜿蜒曲折，洋溢着醉人的曼妙。

第三句则是由衷赞叹。当诗人真切看到包罗宫殿基址的内城，想象着街巷里有序排列的集社、祭坛、儒学、孔庙、报恩寺等城市建筑，他惊叹应昌古城往昔的繁华，随后诗人笔锋一转又满怀惆怅。因为昔日鲁王宫里大长公主和鲁王牵手相依的恩爱画面，始终在诗人脑海中定格。而如今，见到这废弃的楼台亭榭，四周的枯枝败草，诗人又回到现实，觉得此地已经物是人非，虽宫殿基址尚在，却不见伊人笑春风。

应昌府遗迹俯瞰图

糗事随笔

■张弛

过年了，这是个开心喜乐的日子，伙伴们来吧，来争相说说自己的蠢事儿、乐事儿，让大家开心一下，中国人是最讲究奉献精神的，我就是首当其冲的一个。

可说对同学的父母，各位都怎么称呼？我自小就是遵从孔孟的典范，特别特别有礼貌，对那些年龄看上去更长些的同学爸妈都称呼“爷爷”“奶奶”，尤其对关系要好的两位同学，这样称呼着人家的爸妈一直到了高中毕业……，现在每想起同学父母夸我：“～是个懂事的孩子”，脸就一直红到了耳朵根。

再说说初开车时，经历了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晚上开车，找不到车灯在哪，得先让同伴下去看看打没打亮？第一次雨天开车，不知道雨刷在哪，老是打成转向。看老公按一下哪个按钮就清洗了玻璃窗，也试着摁，却怎么也滋不出水来。第一次系安全带，套到脖子上，老公没好气的骂：“那是套驴呐”。初开车，几乎没有看各类车镜的习惯，晃着身子前后左右的往外撒么，又被老公骂：“看你扒头探脑的，跟个小王八似地”。羞愤交加的恨不能把他踹下去。出了山洞，打着了转向，又被嘲弄：“就这一条道，打什么转向”。手脚协调能力感觉还好，逢人多车多的地方一边手忙脚乱的驾驶，一边把喇叭摁的山响，老公又讽刺了：“这还有摁喇叭的功夫呢！”“人家会以为你在跟人打招呼”，噢，原来如此，我说每逢我摁下喇叭，对向来车通常也会响一下，原来是以为我跟他打招呼，嘿嘿，其实互不认识。从此慎摁喇叭，即使有需要嗯喇叭的时候，也条件反射似地不摁，就又遭到埋怨：“喇叭是干什么的，该摁时不摁”。我心说，喇叭早让你消音了。还有爱当街捎人的习惯，路上看到了熟人，必得停下，强拉硬拽把人载上给人送家去，很长一段时间成了义务司机，也得到了不少赞誉：“你这刚开车就开得这么好，这么稳当”，呵呵。那阵每回到家，老公第一句话说的是：“今天又把谁送回去了？”“你管呢，我愿意”，招来他一阵大笑。也曾有得意的时候，第一次晚上开车就镇定地将挤满一车的“醉鬼”们安全送回各自的家，还有一晚和村干部拼酒喝多了出来撞在树上，把眼镜片撞掉一只，就那么纳着闷、格愣着一只眼把车开回去进了库（那时候还没有酒驾一说），第二天才发现镜片少了一只。当然也有尴尬的时候至今印象深刻，一天中午，儿子要出门去给同学买生日礼物，看外面下起了牛毛细雨，我自告奋勇，说儿子，妈拉你去。没容他推辞，兴冲冲下了楼，可到了楼下就有些傻了眼，前面停着一辆车，后面也停着一辆车，硬着头皮钻进车里，往前面轱辘轱辘，不行，再往后边轱辘轱辘，还是不行，鼓捣了十来分钟，没有出来的迹象，儿子不耐烦了，嘟囔了一句，骑上自行车一溜烟跑了，我贼眉鼠眼地先瞧瞧有没有人在院里看到我这光辉一幕，然后讪讪地上了楼。晚上恰有聚会和朋友们说起，把大伙乐个半死，从此“妈拉去”一词成了她们嘲笑我的把柄，以后几年每有聚会，都不怀好意地叫着我儿子的名字问：“妈又拉去了没”？我相信，这是我开车生涯中最丢人的一件事。其实以上这些经历都是初开车人常有的吧，我只是替各位说出来了，算不得我自己的糗事噢。

做服装生意那会儿，天天为了卖件衣服胡说八道，“这裤子缩水吧？”“不会缩，经过高温定型了”，一试有点长噢，“没事，洗了缩一水就正好了”，“这牛仔褪色吧？”“哪会，经过打磨砂洗了”，穿上觉得颜色有点深噢，“洗一水一褪色，颜色就正好好看了”。有天一个男人想买件多兜的马甲，收厥菜时穿，反复强调要肥大点儿的，刚好有一件，试了试有点瘦，于是建议他把外衣脱了重试，还是瘦，再建议他把衬衣脱了试，还是瘦，“马甲在里面穿更安全呢，把背心脱了试试”，——总算是勉强扣上了扣子，“正好，正合适”，于是穿得板板正正来的这个人就这样光着膀子穿着马甲走了，隔壁的同仁们都已乐得直不起腰，哎，没办法，咱这个人就是这么有亲和力。邻摊一个女孩每天听我说“打磨打磨”的，有一次也和顾客说：“我这裤子是水磨石的”，人家撇着嘴回她：“还水磨石的，不是地板块的呀”。有一家的老婆去进货，老公替着看摊儿，三天了好不容易有个人来要看某件衣服，这老公拿着挑杆不屑地扒拉着这件衣服说：“这件呀，可有年数了，一般人不要”，吓得那人落荒而逃，咳，真有这么大义灭亲的。成年了也不如小时候那么有礼貌了，有一次几个中年男女簇拥着一位六十开外的老爷子来买衣服，我管老头儿一口一个“大哥”叫着，终于招致了其中一个像他儿子一样的人的不满：“还大哥，看把你大的”。衣服自然也没卖成，唉，都是太早有礼貌惹的祸！后来上了班离开了商厦，同仁们都说，整个服装界的精神生活一下子就黯淡了下来，也不知是夸我呢还是夸我呢，哈哈！

其实人一生的糗事又哪能说的过来呢，自己给自己找些乐子罢了。很久前网上有个段子说得好：“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常与知己聊聊天，乐也谈谈，糗也谈谈”。人生苦短，要学会苦中作乐，时时保持个乐观心态，不然经历了那么多怎么还能活得下去？哪个成年人不是带着点心事，带着点难言的痛，而每天还要笑嘻嘻地生活下去的，所以学会自我开解，真的是一种能力，可能很少人会想到世界幽默大师卓别林竟是一个深度抑郁症患者，可见人生百态，一切都没什么。新的一年，我对自己的希冀是，努力做个“有趣”的人吧，哪怕幼稚至极、不谙人情世事，在自己的世界里简单快乐地活着就好。

乡俗家风

回望故园绿荫深

■张广成

克什克腾自古就有平地松林之称，亦曰千里松林。据史料记载，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滋生遍及原麓，故名松漠。

古代把树叶茂盛称之为绿云，克什克腾这辽阔的疆域绿云掩映当不是戏言。塞外的深春和仲夏应该是绿肥红瘦，山川大地亦应是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那时的环境，肯定是绿草如茵，松林遍布。就像欧阳修所描述的那样：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寻古探幽，我的故乡克什克腾满目绿荫应是事实。

记得小时候，家乡的春天四周只是光山秃岭，到了夏天才能看见绿色飘动，一茬植物长起，一茬植物退去，因为人们要靠山吃山，镇区人们的燃料是要向大山索取的。好赖那时的人口不多，老百姓也知道爱护环境，但架不住长年的索取，昔日的松林千里变成了今日的点点滴滴，没有了古时的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的境况。

风化，沙化，无休止地掠夺，一人砍一背柴，十人就是一座山，加之克什克腾的山川四野常绿乔木几乎没有，就是零星的几棵松树，早已没了塞外松漠的荣光。记得诗人们常用生花之妙笔描绘塞外的风光，唐诗人戴叔伦曾有诗曰：“雨湿松阴凉，风落松花细。独鹤爱清幽，飞来不飞去。”当时的故园实在是没有什么风光可言。当然，来克什克腾旅游的人也不少，但景点也就那么一两个，不外乎是达里诺尔观湖光山色，贡格尔河畔看无边草原。但那时十年九旱，刮来的风是干的，长出的草是枯黄的，留给人们的是万般的无奈。诚然，克什克腾的春天也是杏花盛开，点缀在山川，香飘四野，也有人引用古人的一首诗来赞美：“点点三两枝，春暖一树红。有蝶栖息在，红尘尽不同。”其不知这描写的是南方的杏花。在北方或者在克什克腾，杏花开则开，哪来的“有蝶栖息在”啊。此时塞外仍白雪飘飘，寒风刺骨。其实，令人惊诧的是如今的克什克腾，“她”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昔日的荒草野坡变得绿色浓浓，到处是景点，美丽，神奇，独特，真正是水绿山青，草原无垠，已经成了旅游胜地。这都是克什克腾人不断奋斗的结果，毛主席所说的与天分斗其乐无穷是切合实际的。人是恋旧的，我亦如此。我曾想起那么多点点滴滴，点点滴滴又汇成了抹不掉的回忆，我曾站在沙胡同边，想穿过昔日的路途爬上山巅，但实属枉然，沙胡同已被绿色的植物遮掩，一层又一层钻过去都难。我曾在摩天岭的山巅，看白云飞过，望蜿蜒的山脉如一字长蛇阵往远方伸展，遥望草原水泊似星光闪闪。我曾行走在敖包河边，驻足在云杉王的身边，听其诉说云杉林的久远。我曾徜徉在石林间，看层层叠叠的岩石垒向天边。我曾攀登到大青山尖，观象形石向往人间。我曾停留在将军泡子河畔，耳边又听到保国戍边的将士们的呐喊。克什克腾---我的故园，这一切都曾在克什克腾展现。历史已经远去，历史也已化为尘烟，但历史的足迹应会永远保存，科学在发展，人类在变化，谁能想象得到，才短短几十年，世界就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可能在天边，今日在都市，明日就能到达草原。天大地大，没有科学发展的变化大。有时我觉得，自己常在故园的上空游荡，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总也看不到故乡昔日的模样，感受到的就是青山依旧，面目全非了。那儿时的山川哪去了？那儿时的河套哪去了？那儿时的住房哪去了？那儿时的玩伴也找不到了。甚至儿时的老师，中学的师长也无影无踪了。故园的风常吹进我的心胸，故园的梦常使我双眼朦胧，故园的饭啊常觉得香意浓浓。哦，我明白了，我之所以有那样的感觉，是因为家园有我的父母，有姊妹弟兄，我多想回到那时候，就是叫着难听的外号，也情谊深重。我多想和他们同行，欢欢乐乐，沐浴着细雨和风，就像唐代诗人戴叙伦所说的那样：“天风吹我上层冈，露洒长松六月凉。愿借老僧双白鹤，碧云深处共翱翔。”

我的故园在关外，已经好几辈子了，与大多数克什克腾人一样，是逃荒而来。那时，这里是四荒之地，在此我们经四时，过四立，亦随着自然规律尝四苦，更体验过阴阳变化温热寒冷之四气，即喜气为暖之春天，怒气为清的秋天，乐气为太阳的夏日，哀气为太阴的冬季。那时春天来临不见春色，夏天到来一闪而过，秋风阵阵枯黄叶落，冬季飘雪朔风寒彻，一年四季就这么往复着。哪像今天，往昔的山川大河都变了颜色，成了休闲的场所，到处回响着欢腾的牧歌。四季似乎也改变了模样，温润的风带来春的芳香，说她是四季的大使当不为过，难怪清诗人袁枚有如下诗句：“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来扫千年雪，归留万国花。”夏天的北方，绿波荡漾，绿的草原花的海洋，大地都换了新装。秋的来临，瓜果飘香，绿的仍绿，桦叶又黄，一幅五颜六色的山水画，给收成的季节换了新样。银装素裹，雪花飘扬，再不见寒风刺骨，白色的大地也成了旅游的强项。

总之，克什克腾已今非昔比，不只是荒凉一片，大漠孤烟了。可以这样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闪耀着克什克腾的星光。在中民族的大花园里，亦有克什克腾之花朵在开放。报春的风已经吹来，报春的鸟已经鸣叫，这预示着新的一轮四季已经开始，这一切一切，离草绿花红的日子还远吗？我站在高山之上，遥望着苍茫大地，忽然想起了一首诗，一首家乡的赞美诗，当是对克什克腾旗的真实写照：“拍栏高唱时值春，笔挟平原五彩云。剑气琴心江湖上，回望故园绿荫深。”

克什克腾物语

脱贫致富的“领头羊”

——记第三届赤峰市文明家庭之张亚辉家庭

■特约记者 鲍健

张亚辉是克旗红山子乡大浩来图村人，也是刘家地牛羊养殖合作社的负责人，大家都称他是“脱贫致富的领头羊”。

说起这个称呼的来源，还要从张亚辉读书时候讲起。

张亚辉在农村长大，从小就对牛羊感兴趣，念中专时主动选择了兽医专业。毕业后在红山子乡兽医站从事基层防疫员工作，一干就是1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养殖经验。正是凭借这股热情和过硬的技术，在乡党委、政府的支持下，2014年张亚辉、刘艳丽夫妻俩联合11户社员，成立了刘家地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以服务社员为宗旨，以带动社员致富为己任，合作社主要开展绵羊授精、黄牛冷配和短期育肥，通过品种改良、改善饲养技术实现提质增效增收。

张亚辉利用自身精湛的防疫、育肥技术无偿为社员户提供技术服务。从育肥前期饲料配比、防疫驱虫，到后期出栏找销路，跑市场，张亚辉、刘艳丽夫妻二人事无巨细、亲力亲为。通过他们努力，合作社的育肥羊平均每只多卖60元，育肥牛每只多卖近1500元，社员们尝到了甜头，养殖致富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同时越来越多贫困户希望加入合作社从事养殖工作。

2016年，红山子乡政府按照群众愿望，将永合村“三到村、三到户”项目资金投入到刘家地牛羊养殖合作社，实施入股分红，合作社按资金额度14%比例为贫困户分红，贫困户还可以在合作社打工挣钱，免费学习饲养、防疫等技术。从2016年到2018年，合作社累计为80名贫困人口人均发放分红款3937.5元。张亚辉这种让利于社员户的经营理念和为贫户群众增加增收的模式，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小浩来呼图村的郭青海说：“我腿部有残疾、行动不便，亚辉免费为我家的28只羊改良，无偿提供技术和饲料支持，并高价回收，让我增收5000余元”。永和村三合龙组的贫困户王艳军说：“在他的资金支持下我养了23头牛犊，养殖过程中，牛出现了病症，张亚辉二话没说连夜赶到他家，精心配置药物，直至病牛完全康复。牛出栏时，我的育肥牛净赚36000元，真不知咋感谢他”。

近几年，张亚辉的合作社还与8户贫困户签定了帮扶合同，将架子牛赊给贫困户，并免费为他们提供技术培训，贫困户年均出栏肉牛5头，加上在合作社打工5个月的收入1.5万元，8名贫困户户均增收2.7万元，实现了稳定脱贫。

几年来在夫妻二人的经营下，合作也社逐渐发展壮大，年出栏西门塔尔基础母牛400头，昭乌达基础母羊500只，发展社员30多户。张亚辉夫妇并不满足于此，张亚辉说，党的政策这么好，今后我想通过合作社，成立产加销一条龙的牛羊育肥公司，做大做强牛羊养殖业，带动更多乡亲发展养殖业，让大家通过养殖过上更加富裕红火的日子。

文明家庭